明史

五六



明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　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高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　濟 子章志　章　僑

余　珊 汪珊　韋商臣

黎　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鄭自壁　戚　賢

劉　繪子黃裳　錢　薇

洪　垣方瓘 呂懷　周思兼

顏　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爲南京御史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廕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

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
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
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
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
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
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
帝不省尋出爲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
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徽州
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
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

皁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牽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衞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

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卽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阼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

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

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衞日
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許公韶中旨
責公韶陰結外藩交通間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
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
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
恃寵恣肆蔑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
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掊尅軍民疾苦狀
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
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
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

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璋璋慙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訐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詔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罪朶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鏸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鏸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

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勳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

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中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鞏等下獄杖譴之鸞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謗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初目徐姓至是始復焉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

相嘗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入過於權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寧夏僉事饑民採蓬子爲食之鸞爲取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牆之鸞董役巡撫胡東皐稱其能

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爲順天府丞未行盜發
留鎭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
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
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
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旣又諫帝巡邊語極危切皆不報
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
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
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廕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戸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戸賢中官厮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

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

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諐詞甚切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帝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噲憂者願陛下愼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卽位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旣深玩縱未

已非依怙宮闈必請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濶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詿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寛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銳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

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爲下詔申禁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

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行戸至廢產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僑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絕恐乘間伺隙羣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吳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說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僑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爲濫疏論之語侵内閣不納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爲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應詔陳十漸其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

不在朝廷以爲在宫省而不在宫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耻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耻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頼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項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

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倣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朶顏踰闌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

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
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
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
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
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
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
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
空顧淸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
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
下耳囂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

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

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
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
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
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
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
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
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
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
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
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

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瑤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

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剴切帝付之所司其
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己淸嚴居官有威惠
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皐謁祠獨顧珊嘆
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
有御史汪珊者於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畧言陛下
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
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
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
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
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

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詑詑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出爲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勻叛苗有功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

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頀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爲皆所當宥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

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之吏部尚書汪鋐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鎮守內官尚春侵官帑狀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曲說營私希恩固寵其假

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於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於外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

號改稱先師竝損籩豆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謫御
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
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貫等謂
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
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
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
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
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爲民久之卒於家方
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
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

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況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

爲浙江參政卒官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盜起殺傷官軍操江伍文定不卽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竝從之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羣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正爲沽直長鯨巨鰤決網自如腴田甲第橫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

而經筵進講罷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閒於
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晉竟
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
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慶王台浤
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
珤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
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
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爲惶駭之語終雜鄙褻
之辭中所引事多顚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珤夜入楊一
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卽

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今其長子
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
次子及壻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
此國法也顧追究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
譏外蕃不聽汝實數言時政鈌失又嘗力爭大禮爲璁
萼等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士高任
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
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啟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
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啟充
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鄭自璧字釆東祥符人隸籍京師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璧請釆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奪民業爲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璧復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爭不聽明年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爲詞請定山海關稅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甘肅功廕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

隨踰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錦衣官裁革者多賫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孝陵淨軍于喜擅赴京奏辨安邊伯許泰戍死其子請襲祖職中官扶安黃英先後死官其親屬自璧皆抗疏爭帝多不聽嘗偕同官劾郭勛奸貪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請起王瓊於邊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自璧最敢言

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爲蜚語聞於上吏部以貧推太僕少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刻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幸其去無救者後廷臣屢論薦竟不召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賢禱不驗沉木偶於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誠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爲之也知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被

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
賢喪去起知唐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
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
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宜聽言官
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人
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陝西
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
之及賢還朝以鋐恣横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
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
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

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辯救孚敬乃曲庇家臣巧言阻
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
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
鋐意洪等竟不復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夏言柄
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
其言久之劾郭勛吞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
張瓚樊繼祖等而薦閻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
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
任用言滋不悅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
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

說心契之及官於浙遂執弟子禮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薦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溫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與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言適罷政鑾置不

問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俺答方彊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淸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且請罷吏部尚書許讚宣府巡撫楚書臬書由是去職繪兩劾言言憾之出爲重慶知府土官爭地相讐檄諭之即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家居

二十年卒子黃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宋應昌軍務渡鴨綠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黃裳追逐又連破之錄功進郎中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衞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橫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

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內閣夏言輩所選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竝斥爲民累薦皆報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十八年世宗南巡冊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宮僚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埈華察胡

經史際白悅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帝亦
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黃禎先
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
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
御史皆非制令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
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
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讚
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
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
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出按廣東以安

南款附增俸一級未竣出爲温州知府歲饑有閉糴者饑民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爲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瓘絕意仕進嘗自廣東還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載屍瓘秘不以告與同寢纍日至韶州始發之垣同年呂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藍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昇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監司杖奴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黯令思兼讞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淸磚廠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

走謁見非是各歎息去河將決思兼募民築隄身立赤日中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災進郎中出爲湖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搤其臂曰吾爲將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遭内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

時則沒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卒礦盜鯨欲除之與參政耿隨卿計持王承奉王鑑罪鑑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絕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託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王護衛及諸亡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

爲庶人錮之高牆没其貲削世封兩河人皷舞相慶景
王之國越界奪民產爲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
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爲界鯨仆其碑戍其人錦衣帥受
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
騷王府內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横鯨請校尉鈌從兵
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冊親王及妃遣
列侯餘皆如鯨議改督畿輔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
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劾之下部議鯨劾希孝
亂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
家人倚城社冒禁衞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

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臣貶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不報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爲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與冢宰賢則黜幽爲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何也給事中姜應麟李

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十餘疏不果用

贊曰傳稱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然志節之士惓惓忠愛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張芹等懷抱悃忱激昂論事其言雖不盡用要與緘默者異矣

明史卷二百八終

明史卷二百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九十七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鐩劾之有詔

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徵從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卽位上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出爲寧波知府請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爲便累遷貴州按察使

入爲太僕卿世宗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最既死監國議亦罷明年勛以

罪瘐死朝用詐僞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蕩恩赦楊愼馬録馮恩呂經等未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爲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愼等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卽位召爲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仕存仁困阨久方見用遽勇退世尤高之萬曆初卒高金石州人爲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臨御

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

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有眞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

爲聖德累夫元節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

崇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享於太廟則

二人益不可拜寵於聖朝望削元節眞人號并奪得晟

恩䘏庶異端闢正道昌帝方欲受長生術大怒立下詔

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尋偕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

監財物劾奉御李興等侵蝕狀寘諸獄後累官蘇州兵

備副使王納言信陽人爲戶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

道瀛等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陝西僉事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爲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讙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寘之辟大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都御史汪鋐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之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蠶北郊

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爲邪徒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爲奸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大學士李時

小心謙抑解棼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
棱戶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剸斷不經之費必無
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
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尚書
王時中進退秩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
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
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
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
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
侍郎黃宗時雖擅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

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
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
侍郎林廷棉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
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兇險
娼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
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
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
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
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
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

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鍥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蠹也鋐腹心之蠹也獻夫門庭之蠹也三蠹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搒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幷逮

邦輔下獄奪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鬻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鋐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爲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

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引大體爲緩解鋐稍止然猶詈情眞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尸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

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
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
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
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
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
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
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
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
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
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

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爲德於鄉穆宗即位錄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餘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爲孝子恩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於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謁選得光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宋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薛宗鎧字子修行人司正侃從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

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歲饑振倉粟先發
後聞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還任至則民
爭輸課更最仍詔入垣再遷戶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
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鎧白其枉語具戚賢傳其後
鋐愈驕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
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學士李時言鋐有私留三人
而斥其六宗鎧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鋐肆奸植黨擅主
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
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繼
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

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帝果罷鉉官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達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爲民鐫應奎溥達等級調外宗鎧翀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鎧官贈太常少卿曾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爲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並

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
火益奮於學立意爲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以學行
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
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
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
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
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
故官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屢興
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宮保而太僕卿楊最諫死翊國公
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

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書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

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餓死八
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
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
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
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
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與
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
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
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

陳復逆耒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淸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

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鄞

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卽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

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卽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鎭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

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曆中賜諡忠介
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
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
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恰魁切劘講
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浦鋐字
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
靖初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
用鋐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奸貪宜罷其兵權忤
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
饒秀考察黜訐鋐與同官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

考功郎余允緒談省署得失鋐等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故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

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䘏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戸部主事屢分司倉場以淸操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

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絶其飲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瞰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典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

而死之酷也穆宗卽位贈光祿少卿天啟初諡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爲諸生時嘗曰鼎鑊不避溝壑
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僞也從學於王畿鄒守益登
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
疏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
待勘瓚留如故頃之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爲
霖採木尚書樊繼祖立朝僅一歲所摧擊率當事有勢
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二十三年六月吏部
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周鈇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
屬事帝方嚮嵩反責讚遂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

心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
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
嵩與尚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
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
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
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
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
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
市恩酧怨夫輔臣眞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
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

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淟涊委靡贊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導上宴遊由是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訟不納改南京國子監司業復召爲太常少卿未任卒

天啟初追諡恭節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入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

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旣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䘏如制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時大學士嚴嵩擅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䘏典嚴嵩格不予束言尚

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酬勳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賜江瀚力抗强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腸第疎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詔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束入諫垣未半歲也踰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爲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令獄

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

東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戶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東還其家東還父已前卒東枕塊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於家東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東竟無子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用伉倨忤御史調茌平父憂去補淸豐入爲錦衣衛經歷鍊爲人剛直嫉惡如讐然頗疎狂每飲酒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

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衞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罷議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鍊時時搤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

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

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爲常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

射之或踔騎居庸關戸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爲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

為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
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
獄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
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
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
愜乎取鍊子袞褒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
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
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
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
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

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媢妬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
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初諡忠愍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
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
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
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
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
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
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
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躪京師咸

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固恩寵繼盛以爲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鎭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

卒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

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槀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

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
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
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
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
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
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
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
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戸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
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
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

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

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
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
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
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
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
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
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
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

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
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
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
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
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
旣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
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
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
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

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

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疎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

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厰衞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饋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

結深根固蔕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搆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

令旨律緻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

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甕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後繼盛論馬市得罪者何光裕龔

愷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偕同官楊上林齊譽請召遺佚帝可之已而報罷巡視京營劾罷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迫命清理諸陵守衛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屢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呂元貪緣得錦衣總旗王松冒功襲千戶光裕皆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辯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徇俺答請以菽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況表

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偕同官王德沈束陳愼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

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緇獨不動因奏之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居諫垣未幾疏屢上言提學憲臣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爲三等皆報可俺答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緇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

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蒞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靦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其冬巡視光祿光祿丞胡膏僞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窘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斥言醮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元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詔

獄刑部尚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律紋帝命
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
竟死西市先是有馬從謙者以謗醮齋杖死穆宗卽位
贈允繩光祿少卿予一子官天啟初諡忠恪膏壽以貪
墨被劾誅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
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績
改官主客擢尚寶丞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
三年喪不報稍進光祿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沒歲鉅
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
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而從謙

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証帝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誹謗臣罪宥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祿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孼所致耳隆慶初卹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允中太原人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茍全者然主威

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明史卷二百九終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第九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桑喬 胡汝霖　謝瑜 王暘 伊敏生 童漢臣等

何維柏　徐學詩 葉經 陳紹

厲汝進 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冕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張檟

林潤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頻寇躪喬奏請盡蠲徭賦厚恤死者家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荆家莊陷賊伏中大潰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間五遭寇巡撫樊繼祖總兵官魯綱以下皆爲喬劾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逮治十六年夏雷震謹身殿下詔求言喬偕同官陳三事畧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冒吉囊恣橫邊備積弛而末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尚書嚴嵩及林庭㭿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罷詔庭㭿雲

致仕留嵩贊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擠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尚書甫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獨首發之喬尋巡按畿輔引疾都御史王廷相以規避劾之嵩因搆其罪逮下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隆慶初贈恤如制胡汝霖綿州人由庶吉士除戶科給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廟災偕同官聶靜御史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詔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霖得

太平府經歷既謫官則請解於嵩反附以進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及嵩敗以嵩黨奪官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南京御史改北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爲相甫踰月瑜疏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

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廕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靡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

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辯帝更慰
諭瑜復被譙讓然是時帝雖嚮嵩猶未深罪言者嵩亦
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
貶其官又三載大計嵩密諷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貪
酷例除名瑜遂廢棄終於家始瑜之爲御史也武定侯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鎭
守詔從之瑜抗章奏曰勛所論諸事影嚮恍惚而復設
鎭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
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
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

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
鎭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
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
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會
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瑜隆慶初復贈太
僕少卿王曄字韶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
推官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
外寇陸梁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
寀不堪重寄帝下其章於所司居兩月復劾瓚因及禮
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

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踰月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云嵩居宅乃勛私人孫澐所居澐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曝疏獲罪明年秋嵩入內閣吏科都給事中沈艮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踰月山西巡按童漢臣章上又踰月曝與同官陳瑠御史陳紹等章亦上大指皆論嵩奸貪而曝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有以中也久之爲山東僉事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嵩遂奪其官曝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伊敏生上元人鄭芸陳策俱莆田人

敏生官至山東參政策台州知府芸終御史沈良才泰
州人起家庶吉士歷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計自
陳己調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遺疏中落其職喻
時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童漢臣錢塘人由魏縣
知縣入爲御史寇大入宣府大同總督樊繼祖等掩敗
三以捷聞漢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諸將擊却俺
答之薄太原者會方劾嵩觸其怒明年漢臣與巡撫李
珏覈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漢臣前劾嵩並劾吏
部尚書許讚讚亦憾漢臣因言漢臣劾遲延宜並論嵩
遂擬旨鐫珏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

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爲泉州知府倭賊薄城
有保障功終江西副使陳塏餘姚人後爲嵩斥罷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御史雷震謹身殿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
議加賦民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
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尋引疾歸久之起巡
按福建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
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
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
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召復官擢

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謀政事並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宮中燕居愼選謹厚內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冬盛寒毋輟朝講報聞進左副都御史母憂歸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右侍郎極論鬻官之害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柏倡九卿留之及居正遭父喪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罷瀚停維柏俸三月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考察自陳居正從中罷之卒諡端恪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淸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

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
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
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亦安得而盡
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
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
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
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
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
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
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

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嵩疏謝佯爲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削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嵩所爲嵩疑學詩疏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門辭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於帝竟杖殺之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推官

擢御史嵩爲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枘謀襲郡王爵秦府永壽王世子惟燱與嫡孫懷墡爭襲皆重賄嵩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辯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也穆宗即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陳紹終韶州知府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以顯陵工成召爲工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司空並劾尚書甘爲霖樊繼祖不職不納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書王杲下獄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巴縣劉起宗章邱劉祿合疏言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囑有証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欲詞連倉場尚書王暐嵩上疏自理且求援於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杲解釋命廷杖汝進八十餘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明年嵩復假考察奪汝進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秉彝

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終順天府
尹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隆慶中官至南京
工部尚書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延綏
洊饑請帑金振救終遼東苑馬寺卿祿以行人司擢戶
科給事謫後自免歸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僕
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
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沈鍊至謫佃保安中
外慴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
本邪諂之徒寡廉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

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寀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爲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遣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爲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布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

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於京師達於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爲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

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攖權相之鋒哉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疏至通政司趙

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誣
詆大臣謫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恬
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其父橋官
橋竟憤悒卒嵩罷相之日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
卿
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道
試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鄢
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有
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冕獨抗章
爭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榜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是

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晃極言教諭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愼選侍從帝又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史晃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遷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歐陽必進必進奏辯章下兵部晃上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鎭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幷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藁付臣屬臣依違題覆

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幷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

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
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蹟也必進既
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
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
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唯咨送軍門而且詭託名姓破
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
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
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奏直
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責晃報復下詔獄
拷訊斥爲民晃既得罪而尚書覆奏如世蕃指矣隆慶

初錄先朝直臣起晃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於鎭江錦言小寇剽掠不足煩重兵帝乃罷之已疏言淮兗數百里民多流傭乞寬租徭簡廷臣督有司拊循報可軍興民輸粟馬得官錦衣錦極陳不可尋淸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畧曰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

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逭誅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

取裁而已諸司奏稿並承命於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
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
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
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
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
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
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
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譽陛下豈誠以嵩爲賢

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

陛下躬秉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淸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而錦疏適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於是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矣旣至下詔獄拷訊搒四十斥爲民父塤時爲廣西參議亦投劾罷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卽位起故官擢太常少

卿未上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鱭萬斤奏減其半隆慶
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破禽叛苗龍得鮓等宣
慰安氏素桀驁畏錦爲効命入爲大理卿歷工部左右
侍郎嘗署部事有所爭執萬曆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
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
尚書費三暘不可而止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錦
以居正操切頗訾議之語聞居正令給事中費尚伊劾
錦講學談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
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名拜左都御史是時方籍居正貲
產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

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翊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諡及諸子官職竝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尋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繼父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諡端肅錦始終厲清操篤信王守仁學

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爲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卽行法無譁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興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

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
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
欣快邊臣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奸罔上
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
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
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
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
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
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
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

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璒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時張翀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於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

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召復故官
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
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
鄖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調用時來言秉仁薦太
監李芳無大臣節秉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
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二年
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
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
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爲拱門生給事中
韓楫所劾落職閒住萬曆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

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連爲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畧曰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

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爲屏翰者邊鎭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廕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鎭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

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蓄以狙獪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搤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書奏逮下詔獄考訊謫戍都勻穆宗嗣位召爲吏部主事再遷大理

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方商民種藍其間至是盜出刧𤞤遣守備董龍剿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二鎭撫臣協議撫剿之宜久乃定南雄劇盜黃朝祖流刧諸縣轉掠湖廣勢甚熾𤞤討禽之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以侍養歸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召爲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乞休卒於家天啟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畧言嵩稔惡悞

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尚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饟歲費百萬强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塡註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郎劉伯躍以採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罪輦輸嵩家前後不絕其他有司破冒攘斂入獻於嵩者更不可數計嵩家私藏富於公帑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

華以罪放逐嵩沒其囊槖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州縣私役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財日殫嵩貲日積於是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騷驛傳之罪五也嵩久握重權炙手而熱干進無恥之徒附羶逐穢麕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惟意所爲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凶中外飲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

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郎萬曆元年就改禮部言官劾傳策受人賄免歸繩下過急竟爲家奴所害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憑籍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

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豔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

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淸政本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爲乩語具言嵩父子弄權狀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

元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始視事御史張櫝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久之世蕃誅應龍乃自安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屯遷工部右侍郎鎭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鎭之乃改應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箐賊作亂討平之已番人栂獥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

各千餘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爲太常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導者引入正面爇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至是京察自陳保修郤令致仕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構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儂兵尚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逕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劾如凝言應龍遂削籍卒於家十六年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

歿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
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張槓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
八年進士居臺中敢言穆宗初復官屢疏抗中官嘗劾
大學士高拱拱復入閣掌吏部槓已遷太僕少卿坐不
謹罷歸萬曆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縣
以事之南豐寇猝至爲畫計却之徵授南京御史嚴世
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讉之
曰嚴侍郎謝君無刺當世事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
殺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嚴嵩庇之不

問伊王典楧不道數遭論列不悛潤復糾之典楧累奏辨詆潤挾私部科交章論王抗朝命脅言官世蕃納其賄下詔責讓而已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變通帝爲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鄒應龍言戍世蕃雷州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戍所卽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恟懼咸

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即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亟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擢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寺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屬吏懾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寬平多惠政吏民皆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潤鄉郡興化陷倭特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振卹鄉人德之喪歸遮道四十里爲位祭哭凡三日

贊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嵩相二十餘年貪醟盈貫言者

踵至斥逐罪死甘之若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各賢其臣若蹈一轍可勝歎哉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二人之忠非過於楊繼盛其言之切直非過於沈鍊徐學詩等而大憝由之授首蓋惡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

明史卷二百十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５６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６６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５５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